



林作标/文

在我国文学史上，诗人词家群星璀璨，各种流派层出不穷，如田园诗的开创者陶渊明，山水诗的开创者谢灵运等。温岭地处江南一隅、东海一角，山海相拥，孕育了无数诗人。纵观南宋以来，温岭800余年中诗坛的发展脉络，主要由江湖诗派、花山诗派和茶陵诗派组成，了解和熟悉它们，对于诗歌欣赏和温岭诗史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以南宋时期戴复古为代表的“江湖诗派”

戴复古（1167年—约1248年），字式之，故自号石屏、石屏樵隐，黄岩南塘石屏山（今属温岭新河镇）人，南宋著名江湖诗派诗人。曾师从陆游学诗，作品呈现晚唐诗风，又具江西诗派风格。部分作品抒发爱国思想，反映人民疾苦，具有现实意义。戴复古作为“江湖诗派”在温岭的代表人物，他在诗歌领域中的成就首先应当给予肯定。但是，因他长期在外，漂泊江湖四十年，直到八十岁才由其子接回家安度晚年，因此在当时当地，他的影响力没有现在这么大。后因书商陈起所刊《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诗歌集，始得扬名。虽然，戴氏后人人才辈出，但成就也远不及戴复古。温岭市戴复古研究会吴茂云等学者历经多年研究，把戴复古定位为“爱国诗人、布衣诗人、江湖诗人”，对他作了恰当的评价。

起源于明永乐二年甲申（1404年）正月的“花山诗派”

“花山诗派”是地道的温岭本土文化。因“靖难之变”不久，本邑文人林原缙、王崧、翁晟、邱海、邱鐸、何愚、何及、狄景常和程完九逸士，为避“靖难之变”方孝孺灭十族之灾和王叔英之死的株连，隐避太平肖泉村花山，结“梅花吟社”，号称“花山九老”。至清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又有冯芳、陈寿璐、林蓝等七人有感于花山古迹的荒芜，成立了“修梅诗社”。他们补种梅花，重建社宇，“逍遙于桑梓之乡，角逐于文酒之会，一旦登高选胜，道性言情”，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诗作。再到清末民初，里人赵佩芷、林简等五人再次在花山建立“补梅诗社”，雅号“补梅五闲客”。赵佩芷承担起“韵事销沉”重树之责，募集资金，重建九老祠，重整花山古迹，遍地植梅，编修《花山志》。嗣后，再由赵佩芷之子赵立民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发起组建“梅社”，继续聚会赋诗。从“花山九老”的“梅花吟社”开始，包括后续流传600余年的“梅花”“修梅”“补梅”“梅社”及当代的“泉溪”。骚风别具一格，名震浙东南地区，遂成“花山诗派”，是温岭本土文学流派中的主流诗派之一。然而，长期以来，“花山诗派”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这个流派的诗歌也无公正和积极的评价。现随着诗坛的兴盛，“花山诗派”愈来愈受学界和当地政府的关注和重视。

以明代中叶谢铎为代表的“茶陵诗派”

谢铎（1435年—1510年），字鸣治，号方石。明朝时太平县桃溪（今温岭市大溪镇）人，明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次年授编修。成化三年（1467年），谢铎参加编修《英宗实录》，后升侍讲。弘治三年（1490年）提升为南京国子祭酒。明代中叶，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名声颇大，谢铎与李东阳曾是甲申同科进士，但谢铎由于三次因故而辞官离京，在文学史中“茶陵诗派”里还有谢铎其名。不过由于谢铎受他们的影响，在离京返乡后，与其叔父谢省在乡间（大溪）会集庵收徒授课，因此在桑梓文化中，仍遗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明、清两代很多诗人所酬的应酬诗中，都似乎有他的风格。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官达则名愈显，身微则名不彰。因此，谢铎不单在本地的诗文上留有盛名，民间文学中也流传着他不少的故事，他的影响力甚至比戴复古还大。清代的咸丰和民国时期的赵枚等都有茶陵遗风。



石屋的石

允许一块石头暗恋大海
允许它用前半生
感受潮水与自由
也允许第一个渔夫登上海岸
允许他用铁斧
构建一种陆地美学
石头和生活必然碎裂
又必然重新排列
允许石头与石头结合，组成石屋
也允许它们保留棱角
一个挨着一个，彼此磨合
比台风更加强大

石洞天

给山凿一副七窍，不是为了感官
抬出石头披在村口
扎紧卑微的体温
倘若不够，再凿一副肺，山就会呼吸
推着板车轮子，四处像野草疯长
千万间石板屋，呼出炊烟
与杜甫产生共振
其实，凿出心房和肝胆，也依旧不够
心跳和道义，总会踩到边界
空间依旧在远方，时间依旧在头上
能够确定，尘埃装填采石号子的肺叶
各种呼吸终结。钢筋混凝土
正在占领美学

方石

天堂的一枚印玺
戳在大地的心跳上
时间与地气凝结石头，方正的形状
云松、风，以及空荡或者喧嚣的回音
都只是过客
这里摆不下一场完整的孤独
成熟的石头与方正的存在类似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地，读书
与欲望战争
只有少数人，能够漫长地一闪而过
犹如水珠从草叶滚落

在杨梅坑看萤火

把天空的灯打开
把草木丛里的灯打开
把十岁时蚊帐中的灯打开
把所有能打开的灯，都打开
不用对比一组光的亮度
不用以一点光推理另一点光
不用让某点光成为中心
不需要像哲学那样构建体系
打开的光，可以将夜色
射穿。到处都是漏洞
当然，这些打开的灯都需要
回到黑暗中，去做一个梦
其中提早关掉的部分
是因为梦太过庞大

(本版诗歌作者: 阮更超)

赵佩蓉/文

越来越迷恋徒步，是兴之所至能走多久就走多远的热爱。徒步，是以双脚拉近与世间美好的距离，在与自然万物的短暂触碰中，获得生命的启示。

这一日，往藤岭去。藤岭在太平东南郊，海拔不高，但因“藤岭腾半天”的传说，在温岭可谓家喻户晓。

立春刚过，冬服尚臃肿，用心感知，还是能发现汹涌的春意，还有季节在嬗变中牵发的蓬勃情绪。土地的虚松，大白菜的菜蕻，都是生命力的图示。山脚下的园地是潮湿的，土豆垄间薄施了粪肥。肥料发酵生腐后的气味并不令人生厌，散发出粘稠的暖湿的腥草气。生命的奋勇，最初是从眼前的愉悦开始的。早春的芳华当数豌豆。它们的绿色如此华丽。妩媚的茎蔓曲折在天幕下，虚晃晃地招摇。香云纱一般翠绿的叶片以不动声色的矜持承接着柔性的生长。深紫色的花苞，像情窦初开的眸眼，浸了相思，点点滴滴地私语。

在藤岭路廊小憩。天阴着，有轻且薄的雨雾把横溪一带的房舍推到年代久远的画卷中。石屏山头，黄墙黛瓦的太平寺正岿然打坐。路廊的墙角，黑褐色的枝干苍凉斑斑，偏在寒枝上开出轻柔的花来。嫣红的花苞，清雅的香息袅袅习习。这一片梅，正对着僧寮里的孤灯，倾听过晨钟与暮鼓，收留过远行者的疲惫，都是“清香未减，风流不在人知”的寂寞与欢喜。

一条玲珑的山径，蜿蜒而上，渐细渐远，通向视线之外。石阶迂回，坡度很缓，与幽绿的苔痕抵足缠绵。真喜欢凝视那些杂树。经了朔风经了霜雨，它们的容颜在悄悄地改变。褪了油绿的稚气和繁华。此时，它们呈现出凝重素朴的苍绿。枝丫的线条强硬起来，展示出力量，刺刀一般的冷峻，企图与天空接壤。不会邀宠谄媚，静默的生命，繁盛时没有炫耀，衰亡时不见哀戚，坦荡隐忍得令人心生敬意。林间隐约有鸟啼。三两只体形小巧的山鸟，扇动着翅膀，鱼一样地游弋。它们的叫声频率极快，铙钹敲击一般的响亮清脆，以银瓶乍破的清丽刺破了静寂，鼓点一样撩拨我散漫的听觉。声音并不密集，三两声错落，很快被大地和山野吸纳，突然就休止，直把岩隈林麓鸣出天老地荒的渺远来。那情形，就像一个熟悉的顽童，藏在角落，趁人不备，“唆”地冲出来，向你做个鬼脸唤你一声，又飞快地跑开了。这种美妙，大概就是惊喜。回转身，瞥见湖漫水库的一角，玉带一般缀于旷野之中。不见横无际涯的宽广，却有天苍苍水茫茫的婉约。

站到琼台阁上，地势豁然开朗，眼前忽如画卷打开。雨丝稠起来了，远处的山脊青黛如卧，隐约可辨夫人峰青灰的侧影。山下城区被密织的雨幕网成了一片朦胧。山坡色彩丰富，层次分明。山的肌肤是黄褐色的，路边的灌木枯叶飘零，吐露并不耀眼的褐黄。一层一层的梯田，波浪一般在眼前奔涌。“高田如楼梯，平田如棋局”的诗句与当下情境非常契合。地里一律种着油菜。油菜高已逾尺。绿油油中擎出零星的光朵，金灿灿的艳。雨丝又模糊了这些边界，参差交互，浑融一体。

时光缓慢，万物温柔。这是一幅让我长久沉浸不忍移目的画面。沉默是神的语言。仰赖这稀薄的静逸，我汲取到平和从容。

在文学中遇见自己

陈连清/文

文学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等范畴一样，承担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职能，在自己的边界里施展拳脚。文学是“人学”，有着审美和教化的功用，是人类的“心灵鸡汤”，而于作者，更是近水楼台，可直接在其中得以陶冶和淬炼。

古往今来，文学的天空闪烁着无数耀眼的星星，他们以自己精彩纷呈的作品点亮一盏盏明灯，烛照世界，也照亮了自己的心。

这就是在文学中寻找自己，与自己相遇。这种作者和作品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联是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我谈不上是文学里的人，却时常在文学的门口磨蹭徘徊，窥闻内中花红水碧，香气缭绕。

文学的大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与自己相遇的？而对我们有怎样的启示？他们有的是在自己塑造的人物里找到“集合”的对象，以此看见自己；有的是以作品中的主角为镜子，照见自己；有的是在作品中把自己作为主人公，直面自己。他们在用作品感化人的同时，也在砥砺和锻打自己，塑造自己的灵魂。

我站在文学的门口徜徉，试图解开其中的砝码。其实，不管写什么形式，都必须关乎“自己”，在作品中找到自我。寻找自己的定位、自己的品操、自己的情感，是作者自我砥砺、自我批判、自我激励的一剂良方。文学的教化功能首要的是教化自己。

在文学中遇见自己的真谛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一王阳明学说的精髓，它强调知和行是合二为一的，不是分为两截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到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到明觉精察处便是知。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犹如一个人的两条腿，一先一后，交相并进，“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据此，文学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叙述的故事而形成的观点是“知”，在“知”形成的同时，作者本人要身体力行。你在作品中告诉人们怎样的道理，你同时须使自己努力去付诸行动。这就是文学中的知行合一。这也为我们在文学征途上跋涉的人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在文学中遇见自己，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悉心寻找自己。作家是时代的骄子，是因为无论在作品中找到自身的“影子”，还是直面自己，都能找到修身养性的途径，只要“有心”。高僧神秀有诗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罗曼·罗兰把写作与读书相提并论：“从来没有人为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

己，或检查自己。”富兰克林更是在书中直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自传》中讲了他的道德完善计划，每每将自己的缺点写在纸条上，装在裤袋里，逐个改正完善。以这种方式来塑造自己。

在文学中遇见自己，要敢于将自己不堪的一面暴露于众。每一个自我都是一面多棱镜，总是表现为“两个自我”。一个是堂而皇之的，可以给人家看的；一个是藏着掖着的，是不给人家看的。常人者概莫能外。“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则是将两个我重合，是谓圣人。这样的人，心底无私天地宽，他的心就像一轮明月，“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然而常人没有。心里总有阴暗的角落。作为骄子，就要敢于亮出自已阴暗的一面。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卢梭等都曾揭露自己，写出了《忏悔录》。卢梭在书中无情地自杀，把曾经做过的骗人、偷盗、诬陷他人等行径彻底公之于众，这种勇气堪称英雄！

在文学中遇见自己，就要善于和自己作斗争，在斗争中完善自我。“打遍天下无敌手，谁知自己是敌人。”我们要用作品的浩然正气，荡涤、鞭挞那个“见不得人的我”，经过一番艰难的“自斗”，扶正祛邪。《论语》中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王阳明还说：“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日本作家法条遥的小说《二重身》就是讲“两个自我”的斗争。女画家桐村忍发现了她的二重身相忍。二重身是和她从相貌到记忆都一模一样的人，可以夺取她最重要的东西包括爱情，甚至要了她的性命。她加入了二重身组织，与有相同境遇的人联伙，互相帮助，对抗二重身。它揭示了一道理，每个人都有二重身，只有经过斗争，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实现“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文学是各个门类和学科中的一个，在文学中遇见自己只是一个范例。其实，在各行各业奋斗的人们都有一个在自己的天地里遇见自己的问题，都可以在自己的“事上磨”，从而完善自己。

